

## BOOK REVIEWS 書評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 (《聯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聖經》)，由 Barbara Aland, Kurt Aland, Johannes Karavidopoulos, Carlo Martini, 及 Bruce M. Metzger 所編輯，並由 Institute for New Testament Textual Research (Münster/Westphalia) 協編。第四修訂版。由德國聖經公會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及聯合聖經公會 (United Bible Societies) 於 1993 年聯合出版，頁 xiii + 61 + 918 (包括書目表及目錄)，附地圖。<sup>1</sup>

聯合聖經公會出版的希臘文新約聖經(簡稱：《聯合新約》)第四版給一般讀者的第一個印象，很可能是印刷字型叫人感到失望。這稍為傾斜的字型絕不能與以前任何一版本的優美字體相比。然而，這表面的印象不能抹殺編輯委員會的功勞及修定後極高的質素。為了更有效地幫助讀者了解第四版的特徵，本文將先簡介《聯合新約》的一般性質，然後才討論本修定版的一些特色及筆者個人對它的評價。

### 聯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聖經的一些背景

《聯合新約》這龐大的編輯計劃原來由美國聖經公會 (American Bible Society) 發起，並得到蘇格蘭聖經公會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威登聖經公會 (Württemberg Bible Society)，及後來於 1961 年加入的荷蘭聖經公會 (Netherlands Bible Society) 並英國及國外聖經公會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的贊助。經過十多年 (1954-1966) 的研究，終於在 1966 年面世。當時的編輯委員會主要成員有明斯特 (Münster) 大學的 Kurt Aland 教授、聖安德魯斯 (St. Andrews) 大學校長 Matthew Black 教授、普林斯頓 (Princeton) 神學院的 Bruce M. Metzger 教授、及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的 Allen Wikgren 教授，<sup>2</sup> 另有全球超過四十多位學者擔任該編輯委員會的顧問。因此，《聯合新約》在新約經文鑑別史上是第一本由多宗派學者合力所編著的「附校勘欄的聖經」(Critical Edition)。正如其他重要研究一樣，任何一版的希臘文聖經必須

---

<sup>1</sup>曾經任聯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聖經總聯絡人多年的 Eugene A. Nida 博士審閱英文原稿，並助澄清數點有關的建議，謹此致謝。

<sup>2</sup>在 Lutheran School of Theology 的 Arthur A. Voobus 教授，由於他拉脫維亞 (Latvians) 教會及 Syriac 語言工作的繁忙，在經過首四年的參與之後，決定退出該委員會。Carlo M. Martini (曾是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 of Rome 的校長，現在是米蘭主教) 自 1968 年，在編製第二版期間加入。

建基於前人的成果。《聯合新約》建立在 Westcott-Hort 的方法論上，並以他們所編製的希臘文新約聖經為藍本，再加上不同版本如 Tischendorf, von Soden, Nestle, Merk 及其他版本的對照和核對而成。雖然不少學者批評編委會堅持 Westcott-Hort 的傳統，但一般經文鑑別學家都同意，自 Westcott-Hort 到現今新發現的證據（尤其是浦草抄卷），都支持他們的理論。

若將《聯合新約》與德國聖經公會出版的 Nestle-Aland 第26版 (NA26) 作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前者所包括的異文比後者少（1,440 處對 NA26 的一萬多處），這主要是因為《聯合新約》並非要反映出希臘文新約聖經的整個傳遞歷史，轉而注重那些對聖經翻譯者及釋經學者有密切關係的異文。<sup>3</sup> 因此，大部份的異文（約 80%），例如拼字，字向次序上的小變動，定冠詞，及其他對經文意義不造成重大影響的異文全都刪去。在這方面，《聯合新約》編委會在取捨異文時惹來不少的爭議。<sup>4</sup> 所有被選入《聯合新約》校勘欄 (apparatus) 的異文乃是按照每一編委會對其確定性而估定，分為 A, B, C, D 四級。「A」代表所選用的異文是編委會一致確定為原作者原著或出現在原稿 (autograph) 上的，「D」則代表最大的疑問，也就是說，雖然所選用的異文是手上最好的，但是編委會對其可靠性還相當懷疑。對於經文校勘欄中所列出的引證，很多學者在編輯過程中雖然採用眾多手抄本，但卻往往列入小部分；而且，當一個證據被引用時，多數學者只提供很片面的正、反面證據。相反地，《聯合新約》卻將每一異文所有正反的證據列入其校勘欄中；同時，其作法亦較一致，以便讀者能從這些引證中評估一份手抄卷的本質。《聯合新約》還有一個特徵，是至今其他版本所沒有的，就是包括超過 600 多處經文的「標點符號校勘欄」(Punctuation Apparatus)。這「標點符號校勘欄」列出三種語言共十個現代譯本及五個希臘文版本中不同語句的分段及標點：翻譯版本包括 Authorized Version, Revised Version,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New English Bible, the Zürich's Bible, Luther's Bible, the French Jerusalem, the Spanish's Second Revised Version, and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希臘文版本包括 Textus Receptus, Westcott-Hort, Bover, Greek text of the

---

<sup>3</sup>參 E.J. Epp, "Toward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Term 'textual variant'", *Studies in New Testament Language and Text: Essays in honor of George D. Kilpatrick* (Leiden: E.J. Brill, 1978).

<sup>4</sup>參 J.K. Elliott,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 An Evaluation," *Novum Testamentum* 15, fasc.4.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2nd], NA25。<sup>5</sup> 這校勘欄所提及的異文中有許多是在釋經上舉足輕重的。約一3-4 正是一個好例子有 "οὐδὲ ἔν. ὃ γέγονεν ἐν" 及 "οὐδὲ ἔν ὃ γέγονεν. ἐν..." 之別。雖然所有《聯合新約》的版本（包括第四版）都堅持採用前者的標點，但除了 1961 版的 New English Bible 外，所有現代譯本都採用後者的標點。<sup>6</sup>

聯合版的第二版於 1968 面世，與第一版差別不大。但由於 Kurt Aland 的參與及影響，第三版 (1975) 的修訂較大，超過 500 多個新資料；其正文最終與 NA26 版完全相同。1983 年出版的第三修正版 (Third Corrected Edition) 在引用注腳及標點上更統一，<sup>7</sup> 編委會藉此在聯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聖經第三修正版及 NA26 版確立一個共用的經文，兩者的分別在於後者繼續注重增強及改良其經文校勘欄，而前者繼續為一些選定的異文加添證據。在聯合聖經公會的重資津補下，都能以平宜的價錢出售，兩個版本因此都被普遍使用，並如 J.K. Elliot 所言，這兩個版本壟斷了整個市場。

#### 《聯合新約》 - 第四版

第四修定版一個明顯的不同之處，就是編輯委員會的成員 Matthew Black 及 Allen Wikgren 已由 Barbara Aland（這更顯出這對 Aland 夫婦在文獻鑑別學之影響）及 Lectionaries Research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 之 Johannes Karavidopoulos 所取代。後者的主要任務是核對及檢查希臘文誦經 (lectionaries)。同一編委會亦負責 NA27 的出版。第四修定版的經文及分段與第三修正版完全相同，因此第四版的評論對象主要是校勘欄內容。

#### 證據上的改良

導言部分比前一版有更加深入的介紹（61 頁時前版的 52 頁），更清楚地道出了希臘文手抄本的甄選原則。與前版比較，所採用的證據顯著增加了：共 20 份浦草紙卷及超過 50 份大楷抄卷 (uncials)；然而，引用的小草體抄卷

---

<sup>5</sup>第三修正版 (Third Corrected Edition) 不包括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及 NA26。

<sup>6</sup>從 Metzger 的 *Textual Comment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UBS, 1975) 看來，似乎 Metzger 比較傾向後者的標點 (195 頁及下)。

<sup>7</sup>然而兩個版本之間尚有一些差別，例如：以大楷引介一個直接引語 (Direct Speech) 之前有一個逗號。這在第四版的 "Discourse Segmentation Apparatus" (語段分節校勘欄) 中並列出 NA26 版更證明這一點 (參正文的討論)。

(minuscules) 則減少了。除了一些新發現的古拉丁手抄本，在古譯本應用方面無大增減。當中最顯著的改進是希臘文誦經 (Greek lectionaries) 及教父的引用證據 (Patristic evidence)。在 Karavidopoulos 教授的領導之下，大量不同內容，不同時期 (包括那些前版中已列入的) 的希臘文誦經都被查考過；以確定其經文的種類。異文中所列的這些手抄本都經重新評核及整理。同樣，評估教父證據的亦有大大改良，在決定教父是否引用聖經時，編委會定下兩個條件作為評核：(1) 編委會必須先確認教父所引用的經文；(2) 這些經文必須能夠在現存的手抄本種類中建立 (manuscript verification)。在研究這無數的教父引文時，這兩個指引將會幫助學者更有效地分辨引喻 (allusion) 及引文 (quotation)。在前版，Tatian 的 Diatessaron 與教父們同列，但在第四版，它已被重新的處理，與 Syriac 經文及 Armenian 譯本有詳細的比較。

### 語段分節校勘欄 (The Discourse Segmentation)

在新版本中，這新項目反映出近代發展重視語段研究。與其注重不同的希臘文版本及現代譯本中的「標點符號」一些形式上 (其實是膚淺) 的差異，編委會更重視經文的章節分段 (甚至是更大的分段) 上的差異。當中包括了超過 20 個不同種類的分割；從最簡單的 paragraph break (P 或是無 P)，或是 section break (S 或是無 S)，到較高層次的功能語段，例如：命令、感受及詩體的結構都有。這樣的校勘欄肯定更能幫助讀希臘文新約聖經的學生。另外，編委會亦增加幾個現代譯本的，例如現代希臘文 (Apostoliki Diakonia)，Today's English Version，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Revised English Bible 及三個法文譯本。

### 校勘欄的修正

第四版校勘欄所列出異文的總數與前版的分別不大；增加的有 284 項，而減少的有 273 項。新增的異文，對從事聖經翻譯的人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改善。例如西 14 (διὰ τοῦ αἵματος αὐτοῦ) 更能反映出它與弗 7 在文學體裁上的關係，還有徒 6 ἡμέρας ... ἀνελήμφθη, 猶 4 δεσπότην θεόν, 12 節中 ἀπάταις (而非 ἀγάπαις) 及來 7:21 所加上的 κατὰ τὴν τάξιν Μελλισέδεκ。被刪去的異文可分為兩類。(1) 從編委會的角度，一些異文的存在與否並不影響經文意思，例如：路 2:12，十一 20；(2) 編委會認為一些在第三修訂版中列為「A」級的異文的準確性很高，便把它們「升級」(例如：路 1:17，徒 1:18, 26 [ἔνδεκα])。這「升級」的情況亦是第四版校勘欄的主要修訂，亦即是把大量在第三修訂版的「C」和「D」級異文升級，例如由「B」至「A」的有：路 1:28, 35，徒 2:18，來 3:6，由「C」至「B」有路 1:74, 78，來 1:3，

8, 八8。有些升級較為顯著，例如徒二16由「D」升至「B」便是。最有趣的例子是路十九25，Robert P. Markham ("The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 — A Symposium"，頁6，於第一版本出版期間發行)稱這個「D」級異文為「極端」例子。這個異文在第一版的「D」升至第三版的「C」級及第四版的「A」級，然而在證據上並無重大的變更。我的印象是：絕大多數的「C」級異文都被提升了。然而，一個相關的問題是：那些稀少("rare" 頁3)的「D」級異文(例如徒十六12，啓十八3)及小量的「C」級異文是否使我們對經文的可靠性有更大的信心呢？還是，這只反映出編輯委員會的自信？或許，委員會應以三級分類法取代四級分類法。無論如何，編委會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有所交代。

如前文已提及，校勘欄中的取舍是《聯合新約》極為關注的問題。在修定之時，我相信尚有一些異文是編委會可以考慮加上的，尤其是這版本旨在對一般英文譯文中一些旁邊譯文(marginal readings)提供參考。例如徒六8 χαριτος 有一異文(πιστεως TR, Syr-h)。雖然異文缺少強而有力的證據，但由於 Authorized Version 及 Codex E 都反映出一個合併(conflation)的異文(χαριτος και πιστεως)，編委會應該把它列入。在路二5的 γυναικι αυτου，雖然只有幾份拉丁文手抄本支持，但這異文可能反映出一些抄寫者的教義偏好。為了加入更多合適譯者的異文及提供一個便利的版本，編委會可能需要把古代譯本並教父的名稱簡化來。這並不容易，因為聯合聖經公會的工作是超宗性而又盡量容納各宗派(尤其是羅馬天主教)的，那些反映出不同宗派教義背景及歷史的異文在這方面會有一定的用處。話雖如此，相信多數的釋經家及譯者會更歡迎有價值的異文多過那詳盡的例證，或許編委會須找出一個更合適各種要求的良方。

這一版中在簡寫方面也出現不一致的現象，如 REV 是否相等於 REB (例如約一3)，但「導言」中只提及 REB。

最後想談談我個人的感受，為本文作結。在校勘欄所列出的現代譯本，全是歐洲語言如英文、法文、西班牙語及德文，反而一個世上超過四分之一人口使用的語言的譯本卻未被列入。一方面可能是現有的中文譯本，都是以英文聖經做翻譯的藍本，譯經時沒有深入探討每一異文的正反意見，但另一方面，亦可能是西方學者還是有所忽略華人的聖經研究學術。我實在希望 - 也相信這是所有華人聖經學者的期望，有一天，有一中文譯本能被列入校勘欄中呢。